

忠介公正氣集

堂

傳記

追輓
此集遺失

之祇存六本
今祇存五本



介公全集序

全祖望



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閱本也戊子以後公之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柳車復壁之間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為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寄篋即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撫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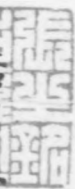


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間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予互相校讎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顧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有考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誌傳記及葬錄共四卷通爲二十四卷以歸濬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爲德祐以後三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錄君子惜其不傳忠介之集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孟榮傳則知公之高目於諸將也讀詩注所載福藩被禍宰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切齒於諸相也讀與堵牧遊高玄若書則知公之太息於諸牧守令長也至蘇松之民焚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爲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與而丙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得傳其餘如彤菴眉仙躋仲篤菴長升默農幼安諸公蓋四十餘人中之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也與退之詆張許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令濬恭行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使整然有攷焉



識

上古之世以事業為文章所謂經天緯地者是也迨臯謨伊誥事業之餘見為文章皆以鼓吹休明賡揚盛事其後不多見焉若姬公當流言遭謗東山鷓鴣有憂患矣然事業與詩文並傳自茲以後人文彌厄如屈原之沈汨羅愍孫之隕石頭文山之死柴市事業之厄也如此歷覽往古文章明晦之運或藏漆荆或沉壞塚或匿管井文章之厄也又如此士君子不得為謨誥之遺復不得為東山鷓鴣而僅為屈子愍孫文山諸公以厄其事業又僅為漆荆壞塚管井之沉以厄其文章則大不幸也夫柳太史公有言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文章之有待於傳也如是李翰為張睢陽立傳惜其不載許遠雷萬



春始末以此咎兩家子弟才智庸下則文章事業之有待於人傳也如是余兄忠介公耿行抗節時：見於文章遭鼎革變慷慨首義幟與孫鄭諸公格守江東一年事敗挈家浮閩海扶故主於鷺門留正朔於海裔南天一綫漸就笑夷屬不悔禍事復不就顛連荒島之中畢命菰蘆之下所謂事業之厄者非耶臨絕之際以詩文數卷相授曰吾恥事不濟平生之志畧見於斯其善閔弗失余與諸弟掩涕受之大都甲申以前多發憤孤寄之言甲申以後多痛哭流涕之語然余與諸弟飄零海外六年日抱數帙於波濤鋒矢間其厄與未死者亦正相等乃一失於借觀者取去復從殘瀋敗策中綴緝校書僅存者十之七一失於瀟洲城陷吾數人俱就縶縛荒蘆蔓草倉卒覆匿墟燼之餘僅存者亦十之七歸里後稍就編次正本為乘桴所携余復校錄於殘瀋敗策中或篇章散亡或字跡漫漶展轉譯書其僅存者又止十之七矣嗟乎所謂文章之厄者非耶則子弟之才智庸下又可知矣雖然古人行事不必盡傳其傳者或一二事或一二語皆足曠百世而相感安在存十一於千百而事業文章不曉然於天下後世哉余更因之有感矣協虞弟與余同此護藏所為波濤鋒矢者同也即其綴緝校書唯恐失之自我者亦無弗同也獨記其荒蘆掩覆時倉卒猶在令一旦以義嬰不測死市矣况如余者又安能傳之傳之而又寧必其無失耶則所藉不朽於晦明之運有見於數十百年後者因有是集也為之序

丁酉立冬前三日胞弟肅園肇一氏謹識

紀畧

按公諱肅樂字希聲號虞孫明州人也天姿穎異七歲能文呈王父賜虞公輒拍案喜曰吾有孫矣錄科為黎左巖先生所首拔中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殿試二甲十四除授蘇州府太倉州知州廉聲惠政為江南稱最秩滿遷刑部員外郎癸未丁內外艱甲申北都變慟哭不欲生乙酉留都之變清兵入省會偽守朱之葵投以帖手裂之會剃髮令下立議四條約鄉紳會於城隍廟百姓觀者萬數遂舉義師藉兵得萬人與熊孫鄭諸公扼守錢江迎立監國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再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明年五月錢江不守浮海扈監國於石浦入閩鄭彩起義同事發門陞兵部尚書漸復興化府福寧州閩青



連江長樂羅源寧德諸縣明年正月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時
藩鎮橫恣殺戮大臣知時不可為六月以憂憤成疾卒殯於海外琅
琦山年四十有二贈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
尚寶司丞賜祭十二壇監國御製祭文祭之子二一卒於琅琦一卒
於舟山 弟肅圖又識

忠介公全集跋

姪中盛

乾隆壬戌春三月濬恭兄捧忠介公遺稿過西湖濱拜請謝



史序並乞讚題小像謝山既予其請復出其家藏忠介詩文為遺稿
所未有者補入分編集定二十卷而為之序又紀其畫像作年譜又
作其從亡諸弟墓文中盛慨然興曰忠義之感激有如是哉明養士
二百七十餘年至甲申禍起天下何可復為忠介在江干海島欲以
隻手撐拄墜天希圖報國其所欲哭不可者每寓之於語言文字之
間制誥奏疏序紀詩詞因語：有血痕迨諸悍師各立門戶不能合
心力挽致憤悶成疾殞於琅琦身後之收棄皆所不計豈還恤有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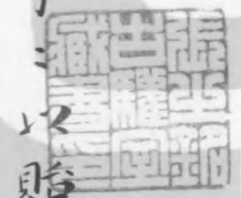
字片楮遺傳於後世耶然忠介雖無意於詩文之留傳而非所論於子孫之表章也且吳巒稚陳皇士諸君子曾叙傳梓公詩文若干卷不幸沒於兵火公弟退山先生於草稿中錄存八卷僅十之六先大人續錢氏在茲集又搜輯得公之詩文若干篇終以不得其全為憾今公歿忽九十五載矣濬恭年近古稀重清繕遺編乞定於謝山此誠賢子孫事復得謝山出其所藏補成全璧而且傾心世德序紀備詳是亦盛事哉謹跋

忠介公全集附述

男濬恭



先人著述未能傳之世但令父以貽諸子



以貽諸孫述守弗失當



甚非難雖然亦顧其人其時何如耳使人能守而天不與以可守之時人固不得而有權天不與以可守之時而人善守之則天亦若聽勝於人近見士大夫家多方珍慎一旦變起倉卒忽不及防不得存什一於千百則誠其時為之宜於人無咎乃值萬不易守之時而百方撫拾使不隨脉望化去則雖不能盡存而即所存以思其亦邀天之幸者矣先忠介公流離閩浙舟楫波濤命懸呼吸臨殞之日以稿屬先侍御公暨諸叔曰必無失此蓋以心城血路不甘與時同盡唯

此篇章所寄足著生平而先侍御公兄弟當顛連播越端延鋒鏑之餘撫視遺編挾之不能藏之無所不其欲無負厥託良極難哉濬恭以先侍御長子承命爲後尚在襁褓稍長隨以斯稿見付既喙再三仍書簿端曰至親密友借觀當槩屏絕因什襲藏之然逢忌辰必陳几上以示勿忘庭誥若是者將五十餘年後以避疾徙居舟漏受浸幾致腐時欲重書則卒未有暇偶閱先侍御所作序云如是而存者十之七又如如是而存者十之七幸草稿中錄存若干濬恭今非有倉卒事患而竟任爲斷爛之本可乎且揣身長賤廢年幾七十再或手顫目昏嗟嘆何及於是亟繕寫之謂濬恭承之先人存者已數十年今再付之子若孫又可數十年嗚呼夫使竟如是其存亦復何裨

然思石室名山終莫抑其精華之氣而爲有心者所欲歌欲泣千百世下一日光芒發露未可知也同里太史謝山全先生向留心史事困羅最富而於粉社先輩文獻尤詳族兄銘恭于大源向嘗共事研席嘗與之語以不見全集爲憾并聞其中秘時曾爲閩友題所藏先忠介公遺像於是濬恭偕姪趨叩恭捧大人小影乞題讚兼呈遺稿太史欣然定爲三集分卷二十更出家存爲集所未有者悉編入之次以年譜錫之序言而猶嫌昔日諸公所作志誄之未詳也爲補作第二神道碑銘自是先忠介事業可貫天日可泣鬼神者始大儻焉又爲先侍御暨諸叔檢討職方推官三公職方孀氏鮑安人作誌闡揚忠節諸父在九原亦死且不朽因命再精鈔副本以廣其傳以

少則可危多則有備也書既竣焚香稽首曰太史之惠我先人厚矣
至矣濬恭正不知何以得此於太史而太史反云不知何以得此於
濬恭是雖太史之喜得見所未見而發有是言亦實先忠介之靈爽
閱百年而若默有以相感也嗟嚟向使濬恭承問而懵然不知所守
即出諸篋笥而鼠侵蠹蝕殘斷摩抄無可甲乙豈不負道古者之心
乎哉是不可無述以俾後人識此日之甚非偶然云爾昔在乾隆七
年歲次壬戌莫春月望日



忠介公詩文總目

正氣堂集卷一

弘光以前之作凡八卷

賀應天撫軍視河序

太倉州志序

詩經存雅序

徐確菴外篇序

序徐拙民稿

序南州諸子

馮子

詩序

玉峯試士錄序

灋廬制義序

灋廬詩集序

奕喻序

序李青遠文

卷二



公緒上人詩序

房稿二雅序

海內人文序

鏡湖

大社序

觀德社序

景烈歸傳序

四書說約序

詩經說約序

序周上蓮稿

序陳言夏稿

彬社

序 戚武莊練兵實效序 題陳鳴韶居敬齋序

卷三

與倪伯屏司理書 再與伯屏書 與葛岷瞻書 與

堵牧遊書 與侯廣城書 與何司理書 與高玄若

中丞書 丁孟榮傳 周孺人傳

卷四

新建龍王廟記 重修孔廟碑 林闇然先生墓誌銘

陳宴如先生七十序 孫念翁六十序 紀明汝六十

序 戒殺文

卷五 樂府

海鷲行二章 壽吳伯寅七旬初度二章 勗柴集勳嗣

君式穀二章 厲志 五言古 咏史十三首 舟行十

九首 紅葉 感懷 比干心 王蠟頭 睢陽

齒 霽雲指 子胥眼 彭澤腰 無題四首

鏡語 月規 初春與王水功陸調明同登城南慶雲樓

鏡卜 陳默公以異孝致甘露祥鳥之瑞客有徵詩為賀

聊賦短章 感恩詩 與柴集勳話別 與徐民則論

文 春行有感

卷六

孤雲 贈玄章小詩誤呂為李復作短歌解嘲 與歸玄

恭話別 有犬行 漁家樂 傲文文山六歌

五言律 武林見都試有感 秋思 久雨四首 和友

人感懷十首 感懷又續前韵四首 幽懷十五首

同錫九弟夜坐聽雨 青陽咏四首 儉齋夜集 除

夕二首 咏雪 喜僧朗母舅自北歸又逢南別悵然傷

懷為訂後期 送内弟歸四明 即事 婺州道上

卷七 七言律

九日有感 閒居二首 初第自京師贈内 和梁鰈

臺風起閣夜卧四首 題玉峯署 舟行苦熱二首

霞舟吳夫子以夏日過婁先蒙題贈次韻二首 煮粥詩四

首 哭張天如先生次原達韵十首 飛蝗二首 送

僧朗母舅歸四明次原達韵三首 送爾敬表弟歸四明二

首 買得新妾 八日渡江 錫九五弟之武林省試

於其行也詩以勉之 秋日與王原達話別於虎邱寺

寄贈王原達代 咏雪和應宗海韻三首 詠鶴 讀

鄭所南先生詩史 并序 輓王原達尊公 思親十咏 并

序 月夜遊江心寺寄弔文信國先生三首 壽姊丈邵

希文四句初度 和聞驚杞吟十首 重遊招寶山

賀林令内召 與倪伯屏話別

卷八

感懷時事

贈李玄章

寄吊謝宣子

蔣振華招

飲 西湖感懷時事

別趙榮菴總戎

甲申杪過崑

寓周徹其舍留連浹月春正話別賦此志感

見梅花落感

而賦詩 悲憤詩三十首

奉贈吳純祐使君

七絕 山詠十三首

禪引十二首

戲題西廂四絕踵韻

代賀知章逐客四首

附錄 六諭釋理

越中集卷一 乙酉倡義後一年之作凡二卷

瀝血辭銜疏

直陳痛哭流涕疏

舉義情繇疏

陳

孤臣心事本末疏

辭副都御史疏

先去致虜之媒害

民之賊疏

先臣恩典疏

再辭新命疏

臣兵無餉

疏 遵旨題叙疏

卷二

十七十死疏

鄧慈有兵無餉疏

乞假歸葬疏

臣兵四十日無餉疏

辭職辦餉疏

陳越中十弊疏

致閩輔黃跨千書

答林靈菴書

戶韻詩二首

又七首

南征集卷一 丙戌航海以後三年之作凡十卷

擬頒曆詔

擬監國鷺門詔

擬諭高州道

擬諭福

寧州文武各官

擬諭長樂百姓

擬諭長樂城內百姓

擬招諭閩省文武官員檄
擬勅瑞昌王
封定西伯張

名振勅
封定西侯張名振勅
起通政司吳鍾巒勅

復原任監軍御史勅
擬封冠軍將軍謝朋勅
擬封

果毅將軍吳輝勅
擬勅兵部主事錢階調章雲飛合勅

卷二

擬封龍驤將軍涂順勅
擬封中權將軍林奇
擬監軍

兵備道丁正春勅
擬虎賁將軍勅
勅都督陳韜

擬勅東閣大學士
擬勅遣都督劉廣運招撫虜兵
擬

慰勞益藩鎮國將軍由桤
擬勅陳永錫
擬勅義興侯

鄭遵謙
擬勅平原將軍湯蘭
擬勅監軍兵備道

擬勅巡撫上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擬勅巡撫孫廷齡

擬勅監軍御史尤師魯
擬勅武靖伯蔡乃漢
擬勅曹

大鎬

卷三

有權乃可集事疏
第一急著疏
再陳急著疏
三

陳急著疏
責言成信疏
特舉實心任事之臣疏

別選賢能疏
謹報入關日期疏
再陳練兵殺虜疏

薦劉吳二臣疏
辭銜疏
請立史官疏
再乞放

閒疏
辭入閣疏
申明辭閣緣繇疏
恭承嚴命疏

恭報恆勦福京情繇疏
乞策免疏
再請寬假疏

卷四

伯夷叔齊

荀息肥義

召忽

主簿者第

人說

子釗字說

游百洞詩序

序陳默公落花詩

陳聖謀詩經治亂始末序

松雀圖贊并序

題李象雲

表兄小像

三賢贊

碧居上人法相贊

松石圖贊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題霞舟夫子讀易圖贊

封蕩胡八十翁贊

題金剛經手卷

卷五

與朱統鎬書

答原總戎涂書

與劉魯菴書

與

上游各鎮解和書

答鄭忠孝伯書

吳霞舟夫子小傳

翁尊白傳

葉純卿傳

吳叔子傳

卷六

壽薛衡升五旬初度

薛石生尊人壽

建國太夫人壽

文 誅風伯文

擬十月朔日祭太廟文

祭阮將軍

死難文

疑獄

卷七 詩

迎陽咏并序

題翁德五小像為流觴曲水并序

贈萌

蒞道人

七夕擬古二首

紀夢并序

四歌悲士民

將吏

春日同諸弟觀葉思雲新舟

苦吟

風雨航

海和石生韻

喜肇一錫九兼三協虞諸弟到用肇一原韻

蘇海壇到龍山寺
舟中晏集簡席上諸公
登羅星塔
與錫九弟同登羅星塔

卷八

贈碧居禪師并序
登德成巖贈省言虛白二上人
謀

以十六日入福州鄭平虜率舟師退還安海却在十一日也感而賦詩
福州一都會
贈富平伯張侯服
贈威虜

侯黃虎痴
山居岑寂勉學玄曠然而風穴所在草不生焉其為侵啗者多矣予私念世情似若可了唯聞聖駕所在則引緣穿穴不可禁止碧居上人自長樂歸傳聖駕已至贛州其說自確又云皇上與聖母單騎至一村後騎追急猝投蔣姓之家

須臾虜至詰問再三終不洩虜搜捕此人則呼鄉勇與戰虜敗而還聖駕得出嗚呼此人真義士哉惜傳者之逸其名也

宿東林寺聞舟中歌聲
留別碧居虛白二上人
答語

石山人贈別原韻
憶西湖六首
紀夢二首
與門

人洪伯玉總戎
海上聞信
醉茶齋步薛子熙韻
留別薛子熙

和馮萌蒞道還招隱用烏字韻詩十首
留別薛衡升
和馮萌蒞

卷九

和五弟錫九原韻
肇一錫九兼三協虞弟自石來又復

言別悲喜交集為賦七言四韵 題黃蘗寺 送別肇一

錫九弟 兼三弟海上有感戲為續韻 與徐閣公舟中

晏坐閣公有五湖之行贈別 贈戴棊臣 贈張日永

贈董承之 味茉莉花 味石榴花 客中愁遣

秋薦 續悲憤詩 夢肇一弟仍用秋史韻 和秋史

韵却寄黃嵩公銓部 和秋史韻寄林子野先生 遊天

竺寺 壽建國鄭羽公 彩 贈劉洞山 十二日立春

元宵初度 聖安皇帝發喪 游百洞詩并序

和水居詩 九日 詩餘

卷十七言絕句

與碧居省言二上人坐月戲作偈問 送虛白上人至德成

巖漫賦二首 山居偶成四首 題畫七首 雲歌別

諸弟十首 偶和吳霞舟夫子十吟 題文昌閣壁

哭內十怨 十恨 十憶 十願 十懺 十期

謁金門秋風 又秋鴈 唐多令 和文信國先生旅恨用

其原韻 沁園春 傲文信國先生原韻 賀新郎 本意為

張子任 又憶肇一錫九弟 滿江紅 海上寄慨 又

和王朝儀驛壁韻 又軍人有伐松為爨者漫調 又病

中寄慨 如夢令 舟中感懷 思帝鄉 本意 又悼亡

烏夜啼 悼亡

忠介公文集總目錄

忠介公文集遺失目錄

上隆武疏

謝恩疏

迎駕疏

陳二策疏

陳越中十弊疏

江上解兵請賜處分疏

薦黃肅虜疏

薦張富平伯疏

再薦黃肅虜疏

為孫嘉績請卹疏

俱入文史

上監國疏

再辭都察院僉都疏

認罪疏

請急援平湖義兵疏

為撫窩奇捷疏

為十戰十捷疏

為孫嘉績辯寬疏

為黃肅虜借船疏

叅鄭轉疏

請與吳凱合營疏

請留張名振會勦疏

請寬限催餉疏

請為吳凱



督餉疏

奉旨西征督催疏

領勅辭銜疏

為臺臣

陳潛夫請餉并薦陳祚明疏

薦沈廷禎入經筵疏

借

番兵疏

代奏西征疏

閩中詔勅

擬招諭八閩

擬監國三年詔

擬勅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沂春

擬勅威虜侯黃斌卿

擬勅楊華

勅董錫

純

勅林高

勅梅逢乾

勅閩安侯周瑞

勅御

史林空

勅葉有成

勅王音

勅御史林勉

勅

平夷侯周崔芝

勅都院林汝翥

勅完義將軍

勅

章雲飛

勅魏文耀

文

董天孫詩文序

口戒

張老相公祠記

以下入

祭徐聖思

社兄殉難文

祭孫碩膚年兄文

復兵科劉薦叔書

上黃跨千老師書

復包長明年兄書

復翁坦人年兄

書

寶豐渡舟記

以下未入

復陳寒山書

上陳默菴閣下書

復王五常書

上宋閣下書

與少司馬柯玉茗書

上安昌殿下書

復余季蘆年兄書

諱賜

與王愧

兩書

與汪碩德書

延陵家乘

吳霞舟夫子忠告

序

詩

聽蟬有感 送和醉菊詩二首 原命 擬出塞曲六

首 途晚遇雨 夜景 七夕 晚行 秋思

傳方兵入城婦女驚避 答徐聖思祀蠱 戍柝

軍行 軍守 軍謀 軍餉 和徐聖思三首

答聖思軍中思親 又述懷 感時四首 軍中觀獲

觀漁觀棋三首 哭徐聖思 舟山阻風二首 泛海

有感 舟中候潮 喜門人來之軍中 題戴都司陣

亡遺像 張富平伯戰艦成 壽楊處士七旬初度

七夕咏二首 吊道死者 有感 野行 秋日較

射 東郊即事 經雁山足不得到 山吟二首

梅花詩三十首 和壁上諸公重九作十四首 舟中值

潮大至 讀孫碩膚絕命詩和韻二首 江上春日三首

送翁坦人年兄 錫九弟初度 贈胡學師 贈畢

子猶 贈汪子干 與黃威虜侯夜坐談心賦得心字

吊李侗菴 蓮花咏二首 秋夜怨 不寐

以上遺失多半沒於兵火不可復得唯採入吳巒釋文史
中者此書若存尚俟補入故詳誌之

忠介公文集遺失目錄終

忠介公正氣堂文集卷一

契家後學全祖望重編次

賀應天撫軍張國維陞貳司空視河序

作廷棧作



應天為陪京重地環江南北沿海上下悉隸藩衛比於古大諸侯地
 大勢曠孽牙彙滋非大臣有威望者弗為理歲甲戌寶婺王晉張公
 首膺重寄寔維金闔是焉建節越已邛而不佞受命巡方以得見當
 世偉人為快又越明年元日公懋績登聞天子燕喜遂晉公秩少司
 空視河濟上聞命之日自車騎材官控弦之士與郡邑之氓隸及縉
 紳耆老凡籍業之統於府者無不板軹呼籲若奪所天則予又以不
 得見當世偉人為戚矣雖然不佞豈翁之作世俗觀者嘗上下千載



攷鏡得失其於人材升降之際多恠少可即間者轍跡所至循聲挹
芳非意所許夢亦不怨至於公而邁往軼來海內寡二嘿而已乎懼
已懷之弗發也夫吳地枕江聯海其民慄輕少慮水陸四出奸蠹雜
處自當日固已患其難治而公處此又極其難丙子歲虜一入犯畿
輔震驚公涕泣拜表即日就道天子嘉公忠義璽書慰勞曰無庸其
歸視爾師以遏綠江之不逞者方是時流賊聚衆隘舟幾有窺江之
志議者以爲公一搖足則介江左右未可知也然公天性英武澹才
豐智省不急以養戰士罷無用以治戰艦豪傑之士林立川行皆願
屬公麾下故賊時一至皖城公第屹鎮山岳指揮喑喑而賊之角距
已落矣公又相度地形周知險阻請於六合築城備寇蓋自牧幹畚

具甃石餼糧之費公一料理備預未嘗用軍興費徵發閭左也已
卯虜復大入墮壞名城以數十計公聞屢及於寢門土填於左闔便
欲奮臂大呼爲天下先會天子委公東南計遠慮深命母行公遂還
師席上度未能擒奴答說念得以數萬軍衣糧靡屨之資爲天子犒
師庶幾挾纊投醪歡聲雷動亦足以使狡虜聞風惕若僕妾遂率屬
共助緡錢以萬計公計國之忠亦可槩見於前事矣公撫吳四載凡
有害於民者苗穉而髮櫛之幾盡見郡縣吏與之語民情險易風俗
厚薄數千里外若在一室雖流氛未靖海波時沸而公揮喝雷霆吐
嗟風雨無不煙滅電銷其故何哉志慮發乎神明精誠通乎天地也
今公行矣說者不達時變謂公專一河防不知公之視河實視漕也

公治河以通漕猶之靖海而奠江也循江而盡於荆南上接岷脉因江而分於潯渚旁合漢流又截江而進於維揚連涉淮道繇是而聽命於河焉四瀆之觀此焉盡矣而爲伊爲汶爲渭爲濟爲漯異道同歸分流並濟公第以鋤奸之法殺其驕怒以惠弱之心息其孱流以補綻支傾隨形裁割之術防其穿漏而水爲我用矣他日輓粟流輸千里不絕士飽於伍馬騰於槽佐天子滅胡上首功其視諸此矣大司農計東南之財以壯西北之兵大司馬練西北之兵以壯東南之勢而其間引厥咽喉通之呼吸者公也春秋題詞曰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公以水喻民以治水之道治天下昔者周召二公出而營洛後遂留以輔豐萬世而下稱爲碩宰以公而觀又多乎哉抑更有說焉海內以尼山漱水並稱鄒魯之鄉余產近於尼而公挺生於澗雖聲名出公下甚遠而正性避情差謂近之豈地勢使然與夫觀水脉者必於崑崙窮河源者必於坳澤公之豐功偉烈夫人能道之至其潛神冲妙渾思絕垠小子不敏竊又自快爲知公矣

太倉州志序

周禮行人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然則郡邑之有志邦之誕章也有識之士起而修之規模大意囊括舊章便已成編而詮次不倫記注失當訛舛承襲淺陋喧釀以章來茲惡矣且也官師之類皆載乘微文罔裨懲勸若三都兩京賦頌之流末乎無以議爲也受先張先生博學洽聞所著述海內無輩顧自以生晚季時俗闕失不一

釐正之流其何底爰取州志修葺始自嘉靖之某年至今上之十五年上自國典下迄里言訪諸遺書諮諸故老搜諸異聞其考核也弘其序事也當其立法也嚴其宅心也恕凜太史氏之遺風矣今讀其所志一曰封域志創始也二曰營建志興替所繇兆也三曰官師蒞茲土者可以懼可以思也四曰學校登其堂守其器清其田則禮讓可興也五曰風俗志古道以正今趨也六曰賦役志經費所出也七曰水理州以水爲國民以水爲命荒畧弗事飢寒之本也故重之也八曰兵防婁瀕海多盜練水師習險要門戶之慮也九曰選舉志盛也十曰人物志往蹟列前美君子以無聞爲懼也十一曰海運志太倉所繇名也以循故道以備不虞則忠臣之志也十二曰海事志亂始也循始以知終修救之道備焉也十三曰藝文志贖也十四曰備採小道可觀小物克勤胥是志也嗟夫此十四卷之中土俗之險易吏治之臧否民風之苦樂國計之盈絀時事之緩急士大夫之奢約武備之盛衰皆爛然有第執一編以登堂皇若握明鏡不買其面若坐指南不顛其轍豈與裨官小乘傳說虛妄誇我土風耀彼觀聽者等乎哉若余不敏敬因職掌佐理賦役志一卷則狐裘羔袖必有能辨之者

詩經存雅序

自設制科以來分經籍士遂有專家之目鼓吹羽翼代有偉人大都寄玄響於遠初扇芳音於遐路風流雖往軌則猶存然而執芳餌者

不必蛟龍之求供鼎俎者或得菖蒲之殖四始變法阡陌蕩然孰疆孰井以奠以居有毘陵王子者素心陋俗逸志追古執簡而嘆曰詩之爲教也深矣方夫玄籥未啟神祛鬼吟文字之先孰構匠之迄乎幽鍵既宣天收地閉唱嘆之後孰締綿之由知氤氳要妙靈息相吹蟲鳥春秋情根互嬲未有虛描粉黛便號廣寒別綴青蔥遂標金谷所以敷文悅貌事盛來茲溯流探源道窮往蹟豈非繁華無結秀之勳陋宇非棲神之館也哉爰標理體創立名目遊意作者之林即粗服亂頭偏饒雅韻馳情忽爾之表即金鼓玉非未免荒唐故或嶽：如山立或浩：如川流或灑：如風日澄霽或澹：如水天涵映或曼聲以低徊若美人掩抑增悲歌落葉哀蟬之曲或亢爽以叫噉若

壯士奮袖起舞作裂眦指冠之狀能使懷戚者嗷咿感歡者嗚唳疎影橫斜秋空明瑟介乎上下如揖其人豈必真授幽聲於竒鬼度新曲於仙宮哉古之聲色今之聲色也今之歌泣古之歌泣也至性所會金石避堅優孟無所鼓其掌東隣無所效其顰審若是也豈惟文哉以喜笑悲咷之情用之君父朝廷之際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一寇未除若瞰其室繇是選也將風雅以當饒歌管絃以當干羽矣

徐確菴外篇序

或疑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哉：兮志在高山俄又曰洋：兮志在流水他日鍾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毋乃介視天下余曰伯牙之知子期深哉假令當日操琴漫游旁皇以求乎天下之

爲子期者幸而得之子期止耳萬一不得乃始徘徊惆悵抱琴而歸不幾令鍾子期見笑地下嗟乎此伯牙之知子期所以爲至也士求知已於今日蓋其難哉昌黎有言曰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然則知已之言蓋官爵所不能移而千金所不能贈者也士以文章應世凡有三患主者好柔而士以樸售主者好新聲而士以雅進抱卞氏之玉不能衛其足一患也即或識其文矣而徒賞外光未測內景我略：而出之彼泛：而遭之雖提耳而呼唾心而語不可得二患也從來文人罕有全目識者一以爲俊才一以爲英流被之才士之稱而夷於子雲相如之列爲辱已甚三患也豈惟士患衡文者亦有之昔騏驥

厄於鹽車踣地悲鳴古今同痛然使伯樂不逢騏驥朝入市馬而無其匹暮入市馬而無其羣悵：何之且將恨我眼光出牛背上矣然則伯樂之思良馬固甚於良馬之思伯樂也余曩者署縣得試士拔竒得武鎬玄恭數輩徐民則亦與試余黜落之而徐子不恨且自悔爲庸師誤與武鎬諸君子日夜切磋盡去其排聲比偶之習而求至乎性命精微之域既甲申歲杪余過崑其明年縣科試士民則以文示余：讀之再三不忍釋手所謂繪無形之像造無响之聲其要妙處則幾：乎與聖賢揖讓宴笑于一堂之上又讀其古文歌詩則駸駸乎大家風篤友誼正人倫匡末俗性情之書也余自恨曩者署縣試士而徐子年未壯學未成及徐子年之既壯學之既成則余又罷

事而歸：而困頓於草土中矣。今雖知徐子之文之人之至也。然且奈何哉。而徐子且曰：師所評皆中人要害。當湖而外不多得也。每逢人則曰：希聲知我，我嗟乎此。固伯牙之知子期，所以為至。而余慚非伯樂，則亦有不逢騏驎之悲也。夫因其有外篇之刻，聊書於此外。篇者徐子民則所為稱知已於當湖者也。

序徐拙民稿

為文而無以自貴，其性則筆墨賤於耒耜。何者？農夫操耒治田，我喉我歌，我口我笑，庸次比耦于天機，歸對婦子，樂我壺觴，真之至也。文士以文媒世，顧盼之念熟於中，則不遑自貴，其性率我耳目口舌，以伺候貴人之鼻息。歲採月練，以治其梗悍難馴之氣，而求合乎世

之所然，斯其自待亦已薄矣。將曰：性者隨形而遷，當時則尚，沒則已。嗚呼！其弗思耳矣。讀屈原之文，使人怨；讀昌黎之文，使人堅；讀子瞻之文，使人大讀；楊雄之文，使人沈默；而多思讀者之性情，作者之性情也。然昌黎子雲之在當日，所與遊者唯桓譚、李翺、董數人而已。其餘屈原子瞻以文賈禍，至於憂愁困頓以死，其在後世，乃有怨以思，悲以慕，恨不同者，豈前人反不逮今人哉？智有所覆，光有所匿也。假令生乎今世，有人焉復為昌黎數子之文，不能與世俗共足而馳，同聲而噫，則非笑怒罵之者駢連而至矣。且夫天能使後世之人感悲，思怨慕而不能使非笑怒罵之人不生於今日，何歟？高庫之形成，則申壓之勢見，貴於身者身受之爵祿及身而止，貴於性者身不足以

酬之榮名千萬世而不哀然則非笑怒罵之在今日適所以驅賢者
名自遠耳嗟乎徐子以性自將以道自琢譽之不喜笑之不憂知自
得而已矣錢子幸生與同時又幸不自墮於非笑怒罵之列樂徐子
之自得其得也喜而爲之叙

序南州諸子

今之稱說者竇氏五桂荀家八龍尚矣然是數者或以德業顯或以
位望隆其於文章無兼目也曹氏兄弟競號能文陳思王吐：逼人
箕豆相煎文章爲祟非獨勢位之傾軋也唐明皇起花萼樓長枕大
被友愛篤至然羯鼓黎園同酣共昵識者譏之諸葛三雄未免龍狗
眉山二蘇亦有雌雄即明興有七才子之稱然地則異區人非同室

跨吳楚之雄風兼江浙之勝槩僅乃得之豈如南州諸子師友一室
魚：雅：方其染翰搦觚便已聲噪天下哉諸子大者年可弱冠小
者舞象而殺漢臣昭事孟博先生之胤余門下士也好以經史滑稽
民則子厚仲舒先生之胤也民則另有序不復述子厚師事武錫雅
與集勲諸君子遊諸君子見過必推子厚才且以余不獲見其古文
詞爲恨乎若某之胤某遭無望代人受禍乎若積怨仇之氣以治其
心志墨氣怒飛貫日落星假令今高座大儒爲即墨守命諸子分銳
相攻將一日而下七十城洵快事哉雖然猶有進焉清虛者子天重
實者予地今人咸尊天而卑地則實之不勝虛也萬物生於無而死
於有故無者萬物之母而有者萬物之賊有之不勝無也日之行也

矣

以光人莫敢正視及其食之塊然見內壤則月光凌其上質之不勝光也人一身七尺易盡耳有能返形於虛還神於莫則區：性靈足以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老性靈之用無窮也子輿氏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謂聖諸子之文充實光輝之位也大而能化民則其庶幾乎由其所已能而一精其所未至諸子力自饒為之而不佞猶為是說者是河濱人捧土塞孟津之說也諸君毋乃笑其迂

馮子詩序

有詩者有未始有詩者有既始有詩者有既始有詩而仍夫未始有詩者此中妙趣如數夢中珠玉聽者能聞之不能懷而去之詩之妙

難言哉馮子孟韓捉筆為詩便駸：奪風雅之席其悲楚者則子荆零雨之章其確切者則子問夜珠之句矣雖然有進焉引情以入者慧也引情以出者學也學與慧交資而化其偏則稷下景陵無所庸其奴主矣他日復過西湖與孟韓把臂其亦以詩為難言哉

玉峯試士錄序

知人之難古誌之矣今將自其外者而觀之曰某：當得科甲某：當為公卿然大比之歲諸儒生集闕下者以千數有司糊名易書次第而取之榜發之日報罷者亦以千計其得邀天子恩寵者不必盡皆枕藉經史慷慨發策有聲鄉里者也有幸而得與者焉其不得入選者不必盡皆奔阿下士卑瑣屋促為名流所斥棄者也有不

幸而不得與者焉及其後三百人之中有司所糊名易書次第而取之者或受霜露之摧折或終其身窮老於下吏顛倒踣躓而不克自振幸一望天子顏色出入侍從者一科之中不過數人而已究其所以得之與所以失之亦大畧與科第等將自其內者而觀之曰某：為聖某：為賢則窮巷葦門椎魯少文之士其事親孝交友信能成名立方者往：而有若夫冠蓋之族矜才舞智每多跣跡不羈俶儻詭譎之類長卿之滌器子雲之投閣茂先之褰裳今人才未必似之而行或似之人品之不能以一量也窮達關乎天道品行立乎已志奈何以一日之文章而欲使流品胥鏡內外不爽哉余署崑凡八月一歲試童子一季試庠士其慎也彷彿於所謂糊名而易書者矣書

夜繙閱拔其尤者得如干卷榜發之日其為余所亟賞者大都枕籍經史素有聲望之彥又進而詢之其生平束修自厲雖阨窮而不改介節獨行確乎不拔則人有是志也夫余非能文者而根柢未樹又多為流俗所輕一旦衡茲多士心目競賞幾欲羅玉峰之秀置之於帶間則知英敏博洽之士未必盡為當事所排擠亦未必盡意結神沮多不軌於中道者繇此而科第繇此而卿相不可知而可知也繇此而聖繇此而賢不可知而可知也又况天子明聖居上位者思得俊又以弘幹濟其才識既十倍於余且以賢人自處而亦以賢人君子望天下則豈其舍鳳音而求諸鶩咳棄荃蘭而寶其蕭艾也者諸君子持是一日之文以為羔雁其尚足自信乎否也雖然榮顯之數

忠介公文集 卷一 十一
定於天不可知者也及其得之則一日而畢聖賢之修繫諸已參省
焉而未有已也筭州始之台背終之敢輕持贈乎聽其不可知者於
天而勤其可自致者於已則余願與諸君子有交修也夫

灑廬制義序

嗟夫人之才分相差奚啻尋丈哉懷古者欽其樸走時者尚其華各
有云爲也若乃癡守章句板摹先正以之投世動即仆廢何自齷齪
乃爾夫素風既遠道範寂寞學者肺腑浸漬於肥濃甘曉之中即人
號王唐已失本來面目何者彼亦追驅時尚骨性不立譬宮商未叶
隨衆短長似若讚解稽其所得貌怡而神不怡望其畧既往之衣冠
印玄心於未死此實難矣乃并咎標榜先輩者爲禍胎豈非大雅云

亡一篲莫障哉我觀先正之爲文也規矩在心變化應律其所斤
必繇是者將以重稽古求道真也以故洞悉本原則文詞來會心術
端慤則偉論風生苟守此不變何至今喋喋者妄肆詆欺謂制
舉可罷乎吾弟聖月總州爲文便以才氣自負下筆千餘言不休然
繁文游氣時汪洋自恣於題目之外亦未暇遑格律之事也既弱冠
輒閉戶自課退思聖賢語脉厥有指歸何得逞機鋒恣雕琢使元燈
長暗也每構一題輒辯起訖承遞下筆則揣摩輕重不失圭撮至行
文又復古雅高潔亢爽不群其居峽山與四方賢豪深結意分有由
然者豈與耳學者流背繩追曲詭經僻說飾彼小佳掇取大名者等
乎哉適余以試事至杭與弟相遇於湖水涯偶出數十首示余：反

覆數四喟然太息曰此其水落石出時矣今天下筆舌紛馳雌雄互競悅靡麗者病格局爲腐談束規矩者訾浮華爲誕詞同類之中袒各左右又安禁不知者之詬厲也弟誠出是編梓於世使知書理無二義歸有宗上以符哲匠之巧裁下以清世迷之流競又奚爲筐篋之藏乎且吾弟詩集盛行於世或意其文聲韻是長理奧未究今觀斯文沉靜有道氣人才之不可以一量又如此矣雖然士生不出里閭操不律縱橫自快罔知工否即或謬自許可一遇大敵焉知不又見犄角也夫天下固有大居正者焉寫已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一以聖賢道義爲已任者亟從斯問津異日樹幟中原必將令獄者折角豈徒仰先正抑末俗聚訟一卷之中而已乎

灑廬詩集序

余家季父己未一第後爲先大父故輒携家北上號泣請代囊書乞恩竟獲全宥而季父遂浮寓錢塘再又徙居硤山察其所以輕去故鄉者以就道時鬻田廬以贍用蕭蕭一身客居他郡非其好也時吾弟聖月氏尚未角卅越癸亥歲而先大父歿與季父同扶柩歸寧時則已穎躍異常日與諸姆故人道故舊無不得其歡心或出對客則論難侃侃一座盡傾識者已卜早慧矣祖宗以來咸治詩至季父改業麟經弟復治毛鄭學間歸授經說於吾父課業之餘偶有所得率意吟咏便成佳句余爾時亦喜含毫索韻自愧弗工說者謂唐人踵貽六朝漢魏繼軌三百聖月其殆有所本矣然余亦係籍三百樵鬚

昔吟落紙便俗每思池塘夢句乞趣惠連竟不可得而吾弟詩思道上所刻香醉軒秋雨刪諸集為海內名公所品題屬相和者伸紙難竟以此而觀亦由其識量遼迥天資過人非第經學茂也今夫詩之為教所以陶寫性情述宣風化味其所好歌其所懽賢人感物而遐思志士失時而流涕因文會心托理全制故足尚也今老師宿儒正容危坐而相戒曰琢句曼聲非本朝所貴亟揣八股業俟異日朱紫拖身習之未晚然試觀今縉紳先生所稱子建誇太白者為之較其聲韻醇疵工者極力追攀倘得逮唐李奚漢魏之云乎且其端為八股業者果足以引翼經傳章示來學否也探策得第偶耳偶耳什伯千人射覆於偶然一得之中而膠葛其心柴柵其習使不自快

設一不偶坐闕此樂事良可歎也吾弟傲睨千秋吞縱一世觀其詩詞可以知其性情則觀其五七言夫安不可以定八股也議者又謂唐人束其精力以應功令故詞必極工我國家不以課士學者束指故元白之儔系不得綴今吾弟出其緒餘乃能麗則若此劉子所云二流之材不其庶與且吾祖以廉直忤時禍幾不測余季父棄官營救至客居他郡今吾弟述祖德詩及聞警詞忠孝之氣藹然言外余取其無隕家學不愧風雅有三百篇之遺意焉若曰淫文放發借噪騷壇衆所褒美余亦云：以言朋友之道且不可况兄弟之間乎哉

奕喻序

於本事之所不易曉者為之博取形似覺悟幽微其名為喻是故貢

情爲直指喻爲曲則喻者非正指也取於非正指者以曉其正指使天下知文章之家必有所歸如百川之歸巨浸也已至于未至于浸淫行溢而來者莫不命乎意而後行而潢汙行潦皆有其意也又使天下知吾論文之意之有所歸若伐鐘考鼓噌吰鎗鎗鐘鼓無聲而示其意於考伐天下聞而咸喻之是故有取於喻也喻之必以奕也何說審厥白黑明陰陽也定爾四隅正方位也或似斷而若聯者迤邐以取勢也或將前而且却者弭伏以觀其變也或棄子而爭先者意大得不以小失爲傷也或斂手拱默凝思千里及其布局風雨咸集者精神極而變化生也文家之妙僻於是矣是故喻之有取於奕也余硯田荒棄已四年所而獵心未死馮臂思仍不揣復有庚辰房

書之選猶幸婁士浦子君屏暨弟君望憤世俗之流失思一整之大雅與余同志而性識英朗神智至涌又足以助余之所不逮集成名之曰奕喻大約是集所選其體範於先民而先民中之優孟弗錄其學湛乎經史漢魏而經史漢魏中之榛莽弗錄得是意而存之將天下彈琴吹竹鬪鷄走狗諸小伎術無不本之法則生其靈變漆園論道曰在瓦礫在稊稗在尿溺明乎此者况每下焉其可也

序李青遠文

憶青遠從余遊始自甲戌之歲別後遂綿年載中間生死苦樂之致因復大殊青遠之以甲戌年從余遊也又始自先友亦喆亦喆者吾鄉篤行君子也博學好施慷慨自負獨謬推希聲以誇流輩流輩多

竊笑之弗爲改是時所善唯王子水功陸子調明周子立之復一徐子石客諸君子雖遊道日廣然此外即流輩視之以故盛毀亦喆勿得鄉譽遂遊學之崇明得李生青遠鍵戶發憤日與討論大義不踰時而病作欲捨青遠而東青遠泣曰苟如是吾亦欲東耳負笈而從之數千里不捨也既至四明與余相見於湖之西偏亦喆遂語青遠曰吾方病；甚子其遂以希聲爲師余方避席逡巡而青遠自是橫經執弟子禮也余以爲青遠妙年棄妻子走千里不憚其慙慙慕義有足多者然其文清俊性成意刻欲自異於凡庸而體弱不勝如鷹隼始生便有怒飛之勢而毛羽未豐乘風載息未幾青遠以試事歸越明年而我友亦喆遂病不起青遠千里吊唁賻贈有加又越二年

余幸提南宮謁選得太倉而青遠爲余屬邑士青遠視余無異也坐語論文之外口不及私余以爲其人重古道輕勢利非獨其性異人也其學業必有進焉者暇日出編示余曰將以付梓余視其體勢崢嶸神情巍聳今昔並觀迥焉異日因嘆謂青遠曰夫生死苦樂之致懸乎天者也進退消長之機繫乎人者也懸乎天者粹然以至而不可預期繫乎人者日浸月需不知其然而自然余也五年以來顛倒於生死苦樂之中而竊嘆天道之靡常也今讀青遠之文乃知人事之勤其數亦與天道相等學問之於人也蓋可以已乎哉余不能爲文因其請也爲序其自今以前交遊之自生死苦樂之殊與其學問進長之機如此若夫自今以後青遠日進學而不休天道人事並

未可以量也是為序



正氣堂文集卷一終

